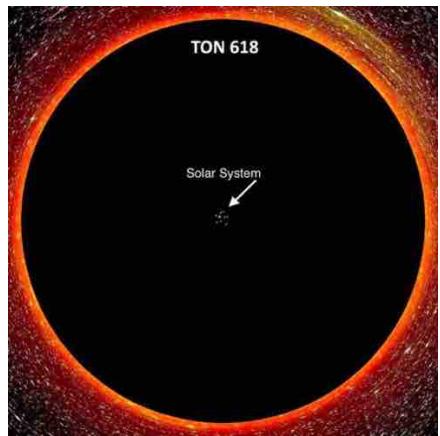




##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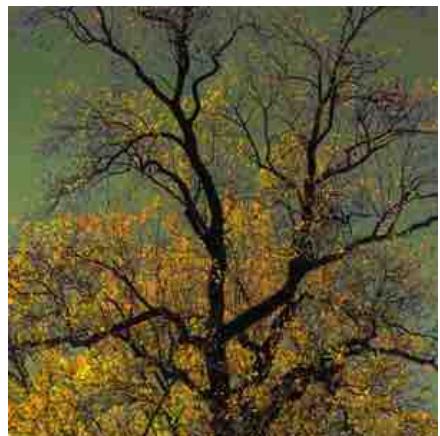
鱼眼透视：向上看红叶无限，茂盛燃烧  
向下看，也是一片镜色深渊

而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妙处，就是水中景色的模糊速度线，更显出了燃烧的茂盛和场景的动势和阔大



## 寂死之海

沉入那寂死的深渊之中  
夜海的深渊与广阔的圆周形黑暗深渊



## 寂死

用这样的树表现寂与死



## 梦中的我

梦中的我，一个庞然大物，难以挤进这狭小的世界  
工程队对我手忙脚乱，对我这怪物



## 梦境

通向何处？这在两边落下的，梦一般的黄金叶中有答案吗？这在远处轻金色奶色的空阔的天空空有答案吗？



## 旧时代的武士，坐在摄影棚里

我扮作旧时代的武士，坐在摄影棚里，等待着剧组拍摄。

我忽然一阵恍然

我此时，就是一个已死的武士。我坐在摄影棚里，周围的摄影师、摄影机、导演吵闹

旧时代，真的已成云烟了啊

2023-11-13 周一

---

## 万物行走

## 寒风与血腥

我狂奔着，无法停下  
由于胸中的剧痛，我一刻也无法抑制地大口呼吸着寒冷得刺痛的大气  
喉咙里刺满血腥，一刻不停

身体温热的柔软内表面被寒冷刺满

## 天之墟隙

那光明的天空黑灰的巨云石布  
而阔大的在无数如闪电大蛇一般的墟隙中光明  
那巨大闪电般的光明如同支架般撑起了整个天空  
连那巨云都成了光明的一部分  
阔大的光明之景

## 天弓

绽放光芒程度的能力

构图：祂的头盔如同平面版画中的轻金色太阳，一条条笔直的版画式的太阳光辐射而出  
画面下方是轻金色的海水，是夕阳海的隐喻

轻金色的夕阳海

这是隐喻

轻金色的夕阳沉浸万物，傍晚时分（的世界）笼罩在一片如水般的轻金色中

## 琉璃碎雨

满天雨水，如同一片琉璃的森林  
雨如同琉璃一般碎裂，满天而下

## 弹幕

天祝

沉稳谨慎地战斗

弹幕几乎没有符卡名显示

模拟戟攻击和她的身法：

直线的射击弹幕，如同戟的突刺

先展开两圈快速的圆形弹幕，然后直线射击，如同先攻击一点然后声东击西地突刺

圆形弹幕：如同戟尖划了一圈一样，尖利地生成一圈弹幕，然后这圈弹幕向划的方向伸出长尾，顺着划的势能

游走于屏幕上各点，每到一段直线的末端就劈砍一下

梦

旋转的圆形滚筒洗衣机状的弹幕，外密内疏

转了几圈之后又向她收拢。以她为中心每颗弹幕都向对侧方向飞出，从而重新展开另一方向的旋转

而这次展开是绽放，是花

特效：一圈虹色的水波荡漾开去

像是不间断的波粒弹幕一样的圆内盛放

而圆外对称的几个小圆也一起盛放

五彩斑斓

## 子弹暴风雨

我们下楼，到了宴会上  
子弹暴风雨一般吹来

宴会上的一切，（对单体而言，而不是对宴会总体景象而言）顷刻间都如同被风吹散了一般蚕蚀消逝

（把自己代入为一个被击中的花瓶）在一刻间，被数千颗拳击般地命中，而每颗拳击又都是不可阻挡的、蕴含着钢铁的质量和难以阻挡的冲量（这冲量也可以被感受为质量）的、固有轨道平滑不可改变的子弹

“单体的感觉形容完了，那么整体的景象效果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

“席卷？”

## 云山寺

在那山顶上

有一座凸起的云山寺，在山顶与天空之下显得如此小

那山顶之上，

巨云滚动

万云行走

## 云潮没日

群云涨潮

如同风飞而去一般的动作势能，如同上两角被风吹去的床单一样的形状和势能  
而潮水漫涨，其势仿若要没过光芒漫溢而向外芒刺，白灼了云潮背面的太阳一只



滋血的“光芒”

呲呲喇喇

## 漫画点子

传统的插画思维一般只考虑一幅画面里的构图、视觉引导  
但漫画一页里不是只有一张图，而是几个分镜构成的、分布在画面上  
而每个画面都有黑白灰三个明显的阶层，  
所以，在每幅画面都保持黑白灰三面的“皮影戏纸片”式良好阅读的同时，可以用每幅画面的重色、黑色做整页漫画的视觉引导

## 太阳之巢

太阳仰卧在天边（云层凹陷，仿若仰卧在躺椅上）  
光明的巢穴（光明不是名词）  
回身泼洒漫天光芒，  
云边燃烧

## 庐山之境

太阳之巢的入口在山顶  
而山顶上一片苍茫（看不见所谓“入口”）  
万山浮游，如同浮世

万山，那每座水墨山的缝隙之下是一个浮世

## 辫子

天咲在战斗中被烧掉脑后一头鬃发之后，回家之后，我给他编了辫子  
编好之后，他回头一笑  
“十分可爱吧”  
在那一笑中解除了改变、被烧毛发的“不舒服”的（读者阅读的时候的）感觉

改变了

在漫画中，两位主角也随着各种事件之后，身上多多少少地留下了改变  
而我的漫画并不像其他的一些漫画一样，改变了之后和没事人一样，上一回的疤下一回就好了  
改变了之后，就带着这改变而继续生活，他们都是真实的活人

我们 also 是一样

在现实中改变了，往后就会带着“它发生过”这一确切事实进行生活  
我们长高了，变胖了，变小心了，变刻薄了，变成熟了，变实际了，变得有很多往事了  
而我们的确，在时间这一边，仍然是我们自己

## 手的恶魔

他伸长手臂，向前两手在空中抱着那人的头  
那头上的痛苦表情，已然是一坨失去了肌肉连接的无机橡皮泥  
他两手大张，手指硬直向前地扣抓着那个头，如同软泥一般揉捏着那个皮已脱骨的头，手的触觉到达了头深处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隐秘的柔软组织。那颗头无处遁形，全然地被手的筋骨淹没  
他如痴如醉

我认出，那（个头）是前几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在祂身边的朋友，  
我至今仍记得，他点了一杯拿铁，去冰。

我吓得魂飞魄散

祂终于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无神地抬起头  
“你想要吗”  
“嗯。”我说

## 剑鬼

「葛兰多」

那剑同他的身体一般在回忆中残破

那剑和他的身体一起残破在回忆中

(画面：剑上一块又一块圆形的缺口，而画面中雨水的涟漪不断，那剑上的缺口与涟漪相对应，他本人的镜像也在雨水中扭曲)

那些长年在根下被腐朽得苍蓝的剑

如同几支兰花插在花瓶中一样横贯他的胸膛

剑鬼没有口唇（腐朽了），所以他看起来总是在笑

## 手的恶魔（2）

手的恶魔不蛊惑任何人  
只不过看见了祂的真面貌后  
总有人会对祂恐惧万分  
对祂痴迷不已

如果说剑鬼是一枝腐朽的败絮，  
那么手的恶魔就完全是他的反面  
手的恶魔肌体鲜活，白肉下汞着红血  
深入每一根内部神经的触觉  
理解，欢愉

## 暗晚

## 手的恶魔（蜘蛛丝）

“有哪个人会沦落到需要那种所谓恶魔的怪物来理解啊”

“嗯……难以计数呢”

“你可以被理解”

这是祂唯一会在咕哝声中说出的一句，祂不知含义的人话（祂是怪物，是非人性的野兽，不如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人为食的）

手的恶魔原本只有肌肤

祂的肌肤下全是脑花构成的

画面：

画面中央悬吊着一颗头

手的恶魔，如同穿针引线一般，一只手从头的耳中牵出一条丝一般的神经

祂的那么多只手，全神贯注地，如同牵拉编制蜘蛛丝一般地，一根根地牵拉着中间的那颗头的神经

余下的手，揉搓、工作，总之就是 work on the head

## 洪水琉璃

与手的恶魔在玻璃厂中战斗  
我看见了祂的真貌  
四足，或者说四手着地，手臂瘦长而肌肉饱满  
背上，那么多的粗手臂，直线地交错在玻璃厂空旷的厂房中，  
肌白血红的野兽之头吼叫

祂的手贯穿了厂房的薄墙（实际上只是集装箱壳），贯穿了墙里的无数玻璃杯  
我们在战斗中，无数玻璃杯如同水一般破碎，  
破碎与玻璃的声音如同洪水一般

洪水琉璃

（通常我们听见玻璃杯的破碎的声音都是很“高悬”的，是悬挂的、尖利的。而一旦无数玻璃杯如同潮水一般破碎，声音就如同潮水一般）



## 吼叫

面具下的人，真的有在吼叫吗

## 没入天空的城市

楼房零散地散布着，左右横跳地矗立着  
渐渐没入远方  
像电线杆一样接续向远方分布，只不过数量多些，不像电线杆一样一线地伸向远方  
颜色渐淡，渐渐没入天空之中

## 悬降之楼

天空之中  
倒悬着一支高楼  
那摩天大楼向下不断延伸，仿佛原野与火车

## 闪电之巢

那棵树的大冠

像是闪电一般辐散开来，并在末端的叶子如同蝴蝶群一般爆炸，呲呲啪啪的爆鸣

树枝的每个折角都如此尖锐，但又如此妥当，让整体如同闪电一般扇状展开来而又不至于全然曲折

像是无数闪电的蝴蝶循着闪电一般爆开的轨迹而各自飞出

## 手的恶魔（神情）

他对着那头如痴如醉  
凝固的脸上仿佛满怀着对死者愧疚的虔诚

## 黎明

红色的黎明穿过窗户的狭缝，照着一线黑暗的室内  
如同黄昏时分一般，  
天空又揭开了它残酷的一天



## 表现

很多动漫漫画都会用碎裂的地板和石块来表现重击和打斗的力量感

但我觉得，光滑、脆硬的地面，硬得只有实质的石块，辅以冲击力、撞击硬质地板的咚咚声乃至于石块地的声音，会更能让人感到痛感、撞击的硬质感。

不让地板变成泡沫包装一样随便就能碎的东西，虽说这也是一种表现方法，但滥用等于不用。

2023-11-15 周三

---



秋水

## 长袖奔马

那高烟囱里的白烟团如同长袖一般鼓动而去  
如同奔马一般卷动，在日光下澈的的银色天空下向人间奔跑  
如同水一般光明的日光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不要把它想成照片，不要把它想成游戏

想象你踏上台阶的裸露冷石面，踏进雪间的松塌冰沫，一级一级往上  
往上看，风同时呜呜在台阶的峡谷间鸣叫

想象质感，想象空洞与空旷，想象你抬头看，想象你冻寒的脚踝骨，想象一点雪水的冷涩与麻烦的湿润



## 横坐在树干上

望向自己右边的天空  
仿若（在自己横坐的方位看来的）上下空间都在天空里一般

## 大雪天潮

天空蓝色的虚远广阔中  
云如同巨大广阔的雪潮，如珠穆朗玛一般广大，向上昂扬而起

大雪之大潮  
宏大的雪白  
而又如此绵密，在遥远的远方看来的洪般无数雪花一般的潮水之啸  
在我们遥远地向天望去的视点来看  
在那天之中  
绵密、水潮一般的，仿佛宏大的只有白色的海啸缓慢运动



雨镜斩

瑰境

## 下雪

下雪并非和下雨一般，呼呼啦一阵落下  
在要下雪的那天早晨，只是觉得今天天气似乎格外冷，但又说不确切  
走在路上时，感觉视野里有什么闪过，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直到雪粒纷扬时，才明白过来是下雪了  
顷刻间，再反应过来时就已经漫天风吹雪了

慢慢地，再从书案上抬起头，世界就已经无声地变白了

## 长袍如水

地神

祂的长袍如水一般

泛开涟漪

## 冬风

将下雪时的风  
刮在身上  
疼痛一般的冷 渗入神经、深入到了骨头一般  
刀刮着皮肤疼

## 内凹的苏联风水泥建筑

苏联风格的钢筋水泥巨大建筑，  
此面墙向内凹，灰黑的壁上广布黑窗  
黑窗的分布仿佛风一般，卷向那白茫茫的深处  
像在一个滚筒洗衣机内部一般，只不过因为建筑太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曲率  
不过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凹率（身体感受一下，巨大的水泥墙下凹的弧度），也足够吓人了

天呢附着在墙上  
凹墙的曲率内部，天空风雪茫然，  
如同一个通向白茫茫的深渊的隧道

（顺带一提，我们的视角是顺着圆周周向向下看的，大概就在一个圆桶左边的那个180°点）

## 童祭

在天花板上的怪物之后  
失去了文明的人类  
相聚在山顶上的宴会

就算我们之后会背叛，会互相厌恶，会心有芥蒂，  
此刻我们相聚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现实

## 雪日

附近仿佛蒙上了一层淡薄的蓝纱  
随着卷动笼罩世界的雪的风布  
雪随无重量的纱绸卷动，在一片平移中世界依然不动。



## 宛若神明降临

这张照片.....宛若神明降临  
是日神的品味  
无论是底下的黑云翻涌，还是照片上方的晨曦般的冥感  
以及在黑云之中的日轮



## 镜水天

在那镜水之境中（镜水密度高，是潜入水中的咕噜压迫与湿润的冷感）  
天空开阔地粲然涌然



## 风雪甬道

两座大楼之间，那甬道上（or 街道上）风雪向一方吹行  
吹行一方



## 雪的延时视频

以往看雪，只不过是当它是一闪而过的白色，就像低帧数的动画效果一样  
而看到碎雪降落的延时视频，才明白那一块块慢慢翻卷坠落在万米楼宇间的，是如同一个个文明一样的星球碎片，如同无数破碎的带有文明的世界一隅  
多么震撼的三千世界陨落  
再看回原速视频，感受那毫无迟滞 无可拒绝的散落



## 苏联风

这样的灰色宏伟大楼，中间的空隔都已经像深渊一般  
而此刻的楼间飞起雪，一切的氛围都变得染上了雪日的白而亮，包括那大楼  
甬道的街上吹起雪



## 透过窗户

看这张图（这个视频）左边的那个亮暖灯的房间  
一栋大楼，在我们平时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东西  
但如果你能看到里面每个隔间的人正在进行活动呢？  
如果这大楼像苏联风一般，大得让楼间间隔都像深渊呢，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 虹光爆破

并不是“爆破”  
而是爆着“破于天际”  
是残片、残尾、残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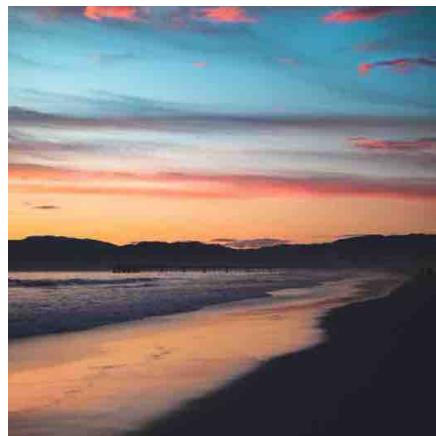


看远方地平线处



## 胶水施行剥离

施行胶水  
把海水从沙滩上剥下褪开



## 清晨，海滩无人

唯余海水的声音  
让这境不至于如钟中一般空旷无声



## 身临其境

我发现，在思考如何去表现这个照片中的境界的时候，我会去想漫画的角色会如何经历这个世界，而我就会代入其中，去以境中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境界。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身临其境很有帮助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灯光像从一片整体中片片剥离飘落的碎叶

## 回家 (2)

祂和我回到家

(漫画从这一话开始就一直从天兜的视角叙述)

祂看见家里已有些变了样

“吃苹果不”我淡笑着问祂

那苹果是在祂离家出走后买的

家里的一些摆设，是在祂离家出走后摆上的

家里还有前几天我找祂时用的防雪雨衣等物，现在静静地堆在角落里。（能想象到前几天，我在暗紫的大雪夜中的焦急行为）

祂看着手里的苹果

想着家里多出的那些陌生东西

慢慢明白着，自己从自己的眼睛中看出去的，是自己的世界。自己之外，“我”仍然在进行着我的生活，我并没有全部的生活都在围着祂转

祂无奈而释然地笑了

## 雪夜

天呴和那个流浪汉找了个避风的建筑一层的废墟，堆放建筑废料的地方  
傍晚过完，已经是暗蓝的晚上

天呴背靠一根方形水泥柱坐着，呼出一口下颚颤抖的白气。而这白气已然比前几次冷了，不能再温热地在冷空气中滞留

“呵～—”

天呴皱眉，咬紧了牙关，像一个受难的英雄一般难忍难挨，闭上了眼睛。（因为能取暖的方法都想过，只能在这里等、忍受）

他在等那个流浪汉说“肯定没问题”能生好的柴火

几步之外的建筑之外，冷风呜呜地空洞叫着，仿佛吹的是寂静。一片冬的寂静，在暗蓝的废墟内。（远方，不时穿过风传来什么不知名的金属卡车装卸货一般的卡塔声、纸皮的声音）

一片风雪呜呜的岑寂中，不时传来那个流浪汉突然咔的一声木柴，当的一声踩中不稳的石块

流浪汉把火生好了，在一片暗蓝的静默中，不时劈啪作响

## 回家

天呪因“太看重祂自己”而与我发生矛盾，离家出走

在那雪夜中（上一篇日记“雪夜”），与那满手冻疮、皱纹层层相叠的流浪汉谈过话后

见过那老流浪汉对着祂，对那世界的笑容后（“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重要……你看，我们之外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多么好看啊”）

（天呪之前奇怪过他手上冻痕、裂口那么多、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他为什么让人不自觉地感到朗然呢）

天呪决定回家，结束那离家出走的生活

第二天，雪停了。和煦的黄色阳光照着街上的路牌

天呪按照我之前教的方法，标识路牌，认着地标建筑（杂货铺、拐角、路牌……）走上了回家的路

在积雪正在融化的和煦黄色上午，我在大路的转角处遇见了祂

我们相拥在一起，我非常高兴在几天的担心和寻找无果之后能够找到祂，祂也怀着有些许复杂的高兴

2023-11-18 周六

---



如同太阳一般

## 嗜战

“如果不是有不得不战的理由，谁想要以生死豪赌呢”天呪

那战鬼说到“像你这样逼到不得不战时才出手的家伙，比好战嗜战的野兽，战斗经验和战斗的嗜好勇猛都要更弱一等”

“全力收敛克制于冒生命危险战斗的人，反而在战斗更容易失去生命。嗜好死亡的战斗的野兽，反而在一次次搏杀中更容易幸存下来”

以及.....在战斗时的心的波澜。这就是天呪所强大的地方。全然在心流之中，全然在战斗之中，没有摇摆，肌肉束紧而拉动灵活

天呪“像你这样以别人的生命为纵容自己嗜战的狂醉欲望的酒的野兽.....”

“为了在那生与死的悬崖边上悬吊摇晃的一时殊死博奕的刺激，为了那一时世界倾倒的狂醉状态，为了经历那生死悬殊的博奕和突破恐怖的奋勇狂乱的猛扑一般的攻击，为了那一时在死亡边上悬吊的、近乎于神性的享乐”

## 酒神（碎片）

酒神从空中落下，坠至加油站顶上，加油站顶碎裂为块，在碎裂爆起的一瞬画面停顿了一下，那些大碎块向天  
呪冲去

与大碎块飞出的同时，酒神也如野兽一般随着碎块向天呪奔去，速度与碎块飞行的速度相同

天呪在一堵墙边，有些慌乱地（不像祂的作风）左闪右避那些大碎块之后，被随之而来的酒神一把按在墙上  
墙在此强烈的冲击下出现了裂纹。天呪的头撞上墙又弹了一下

酒神霎时间将天呪的断骨破血恢复，然后把祂甩出几米之外，顺畅地接起下一次战斗而毫无迟滞

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心会怎么想，已经“明知”自己打不过了，有些desperate了，开始拖着自己的身体消极应  
战了（或者有些这么想的成分，对吧）

但天呪不是这样

因此酒神才看中祂，不是吗？



## 飞絮

这寒冷荒芜的宇宙的偏远一隅  
太阳如一片小小的飞絮一般，照亮了这个小小的世界  
照亮了无垠宇宙中的这一粒浮沉

(构图，太阳系在空远宇宙的画面左下角)

## Road to infinity

任何道路，哪怕是一千亿、数万亿，都离无穷 无限遥远

没有任何道路，哪怕是一千亿，数万亿，也不能通向无穷，与无穷有着绝对的分隔

然而，此处.....

Road towards infinity

Road to infinity

## “花园”

当我从那无穷无尽的分形的三千大世界中抬起头时

(或许“大世界”并不恰当，因为“大”这个字仍然让人觉得能有一个能把握的整体，能够环抱的庞然巨物。但无限是无限精细而无限广大的、在无时间内到达虚远的边缘的)

这哪是“花园”

这是“深空”下的“大旷野”

## 老君

老君是世界一切存在，“存在”本身对我们的化身  
祂是世界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是话语这样让人间接接触的媒介  
祂是一个符号

## 状态

战斗的状态和赶路生活的状态不是像游戏中一样割裂开来的，至少对天呪不是。在游戏中，一般游戏和战斗总是截然不同，要么就是两种系统，要么就要先郑重其事地开始一段对战前对话。而实际上，战斗是路遇险情于是顺畅地拔出剑。生活赶路是背着剑、心中暗暗紧张的状态。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连续体中参数稍有不同的两个状态，并且它们之间的变化是连续的曲线变化。

换句话说，天呪并不是“舒适的生活状态”和“肾上腺素突然升高”的两个割裂状态，而是顺畅地拔剑、伏低身体这样的连续变化，心也是连续变化。

## 老道

写作像中国老作家一样老道的秘诀是，你不必把自己眼前的场景像写剧本一样精确完备地描画出来，而是知道有哪些部分是在观众在阅读时在文化、潜意识上会自动补全的信息、余韵

明白一个场景里提纲挈领的东西是什么

尤其是把美的方面放在了未完全写出的余韵部分，就会让人产生“妙”感

比如，离家出走时夜空的月亮比做

一匹黑布上烫出的白洞

所有的关键信息都给到了，一匹的匹字形容夜空；“白洞”：你不需要去形容这月光是如何地散步、如何地辉映流出，白的详细状态，而是只给出“黑布上的白洞”就已经很白，很有凹陷感和边缘感

## 紫藤萝大瀑布

我与地神跳出紫藤萝大瀑布后  
那个拉二胡的家伙接住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他为什么在那拉二胡?  
“因为这里的天很高.....紫藤萝花开灿烂明媚，阳光灿烂在大瀑布上”